

一代元戎 张麟 著



大将徐海东

徐海东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代元戎

大将徐海东

张麟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68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将徐海东/张麟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1
(一代元戎丛书)

ISBN 7-5033-0957-1

I. 大… II. 张…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徐海东-
生平事迹 IV. I25

Dk 6/1/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字数:302千字 印数:1—11,000

定价:17.60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1)
引子：邓小平主持平反昭雪大会，重提毛 泽东的话：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 的人”		
第二章	(9)
他不是出自名门贵族。“臭豆腐”、“泥巴 人”，是真实的童年人生		
第三章	(25)
他走出大山想去“发一发”。找到的却是 一条艰险、曲折不发财的路		
第四章	(46)
一把短枪十三个兵。不战即溃。兵怎么 带？他说不出道不明		
第五章	(62)
黄陂出了“臭豆腐”。穷人说“香”，富人骂 “臭”。官兵围攻		

目 录

第六章	(76)
在总指挥徐向前的心目中，徐海东不是 “粗人”，是智勇双全的将才		
第七章	(88)
陈赓师长的部下，多了个革命的“老虎”。 徐海东“命大”不死		
第八章	(101)
血雨腥风，危难当头。徐海东在生与死的 苦战后，沉睡了三天两夜		
第九章	(113)
冤死不如战死。省委沈书记决断说：“谁 都不准说他是反革命！”		
第十章	(136)
病中转移掉队。收拾残兵重建新军。“青 山大学”出奇兵		
第十一章	(151)
洒泪祭天台，缅怀沈泽民。临危受命，出 任军长连战皆捷		
第十二章	(168)
万里长征，军长主动让贤。行军打仗依然 身先士卒		
第十三章	(182)
一颗子弹从眼底穿入，昏迷四天四夜。死 神做媒，与小护士结下深情		

目 录

第十四章 (193)

转战陕南播火种。“先疲后打”创奇迹。全力接应中央红军

第十五章 (204)

泾川河畔，吴焕先牺牲。徐海东挥泪担起双重重担，率部走向陕北

第十六章 (215)

与刘志丹笑会永坪镇。“围点打援”战老山。航船刚起又遇暗礁

第十七章 (228)

军团部送来密信。徐海东心急只嫌马儿慢，快马加鞭去见毛泽东

第十八章 (236)

万里长征结束，党和红军尚未摆脱困境。毛泽东派人借款，他慷慨相助

第十九章 (246)

直罗镇战役的主将之一。东渡黄河、西征陕甘，徐海东一路领兵

第二十章 (265)

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要求红军出征，徐海东出任南路红军总指挥

第二十一章 (275)

徐海东率部参加平型关大战。前线记者笔下的“奇人”

目 录

- 第二十二章** (289)
在马列学院当学生，却做了次“先生”。毛
泽东说他是“半个中国人”
- 第二十三章** (301)
身在宝塔山下，心系抗日战场。随刘少奇
去华中，做“秘书的秘书”
- 第二十四章** (310)
抱病整顿四支队。周家岗战斗胜利后，徐
海东却昏倒在庆祝会上
- 第二十五章** (323)
病中念敌情，陈毅关注。毛泽东电示：“静
心养病，天塌不管”
- 第二十六章** (333)
面对死神，担架上“打游击”五年。迎来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
- 第二十七章** (344)
从山东到大连，徐海东的生命出现了奇
迹。毛泽东特信祝贺：“病有起色，甚慰”
- 第二十八章** (361)
居安思危。徐海东评定为大将军衔他讲
“太高”。周恩来说：“不高，也不低，恰
当。”
- 第二十九章** (377)
移居北京观音寺一号。心系大别山红军

目 录

故乡。“粗人”办起文化人的事	
第三十章	(391)
“文化大革命”，大将军成了林彪眼中钉。	
“一号命令”被驱出北京	
后 记	(409)

第一章

引子：邓小平主持平反昭雪大会， 重提毛泽东的话：徐海东是“对中 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1978年1月25日上午，笔者怀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心情，来到了西城区政协大礼堂。

北京城里正是寒冬季节。凛冽的风，卷着黄沙横扫马路上的行人。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棉袄，奇怪地围观着走向政协礼堂的人们；一些老人、军人纷纷而来。街头巷尾，大礼堂内外，台阶上下，被从四面八方走来的人群塞满。蓝色、灰色，如果说有点不同的色调，是这个年代青少年人渴望穿的“国防绿”，是解放军官兵标记的厚厚的绿色军服。十年动乱刚结束，全国人民从里到外，从心理到着装，都还带着“文化大革命”的印记。令人鼓舞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被揭露了，经过十年大动乱的迷惘，人们开始清醒。“拨乱反正”的口号，在报纸上、在共产党内、在上层社会各界，正通过各种活动、各种形式贯彻落实。

坐北朝南巍峨的殿堂，原是专供政协委员们开会和活动的地方。今天，这里成了一个举行追悼会的场地。走进大礼堂，是

一幅悲凉的景象。礼堂台上、台下，摆满了白色的花圈。许多人袖子上戴着黑纱。从门外车场可以看出，来人中多是领导干部。有不少是老军人，有的在警卫人员搀扶下，慢悠悠走入会场。人们悄悄走进，悄然入座。肃静、悲哀、秩序井然。几千个座位，很快就坐得满满的。礼堂台口上，拉着一条横幅：为徐海东等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九位被害者的遗像，排列挂在舞台幕布上。哀悼亡灵的音乐，沉重地敲打着人们的心扉。笔者从人群中侧着身子向前挤去，想靠舞台近一点，以便能看清楚台上的人们，这时两眼却模模糊糊，分辨不清哪些是徐海东的家人。最后终于认出了那位个头不高的周东屏——徐海东的夫人，还有她的儿女们，徐文伯、徐文连、徐红……

哀悼曲一个调儿，在使人压抑的礼堂空间里反反复复回荡着。参加悼念的人们还是络绎不绝走来，位置已经坐满，晚来的人只好站定在走廊里。开会的时间尚未到。笔者不是什么首长，也不是一位被悼念死难者的亲属，今天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应邀出席徐海东追悼会的。所谓身份特殊，是徐海东生前称之为“后备秘书”的人。

笔者认识徐海东大将，是在 1956 年。那时，他刚从大连移居北京不久。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了一个《纪念解放军建军 30 周年》征文，笔者作为一位编辑，去访问徐向前元帅时，徐帅说：“要写鄂豫皖红军斗争历史的故事，去找徐海东同志。他是窑工出身的将军，很会打仗，他知道许多故事，他自己就有许多故事。”于是笔者和这位“窑将军”相识了。当时徐海东正病在床上，正确地说，他从 1940 年就病倒在华中战场上，以担架为家，在战争年代转移大江南北的乡村，渡过了数不尽的重重难关，和病魔、死神拼搏，和要追杀他的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特务周旋。敌人称他是可怕的“徐老虎”、“最大的匪首”，曾多次出高价

收买他的头颅。他十分艰难地活了下来。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他不在人世了。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人们从报纸上公布的十员大将的名单中，又新奇地看到了徐海东。从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到徐海东的亲密战友，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病号”。徐海东的家人对这么一个“不光彩”的称呼，从不反感，他的夫人周东屏也常常这么亲切友好的称呼他“俺的老病号”。

在笔者还没认识徐海东前，最早就从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作家写的《西行漫记》中，读到了这样的文字：“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一些读过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又封给徐海东一个绰号“中国的夏伯阳”。徐海东在革命战争中，曾经九次负伤，全身十七处伤痕。左腿是二等残废。凡是熟悉徐海东的人，都为他党性强、作风正派、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而敬佩，都为他坦荡、乐观、好客的国人风度吸引。他天生乐观、健谈，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就是在病中，他也常常笑声不绝。他总是这么说：“人总有一死，死了脸朝上，不死就人模人样的活下去。共产党员是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他有着一般人难有的超人的记忆。凡是他经历过的战役、战斗都记得十分清楚，时间、地点、人名，甚至是当时的一些谈话都记忆犹新。

这位名震中外的“虎将”，名列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二。他总是说，从小读书少是个“粗人”。但他爱好读书，对地理、历史、文学都十分爱好，知识很广泛。中国的一些名著，像《三国演义》、《水浒全传》、《红楼梦》他不仅读得很通，对书中的许多人物、对话以致场景的描写和一些情节都能背下来，仅《红楼梦》一书他就读过三遍。他喜爱文学，尊重科学，爱交往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作朋友。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有人帮助他整理一些革命战争回忆录的文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笔者曾为他断断续续代

笔,写下了《保卫红色的土地》、《会师陕北》、《奠基礼》等记录革命战争的回忆录,并代他整理了个人准备上送中央组织部的自传。笔者和徐海东这样相处好多年,成了相互十分信赖的“朋友”。徐海东有一次还以略带开心的口吻向笔者说:“要是我的病全好了,能重新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我就请你做我的秘书,行吗?”笔者当时笑着回答:“我就算是个后备秘书吧。”

美好的愿望、强烈地希望,是每一个人生活的一种动力。希望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是病床上的老将军自我安慰、自勉、自强一个时常谈论的主题。笔者每逢来到他的病床边,谈天说地,他总是要说起重新工作的话题,有时叹息:“我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太短了,病的时间太长了。”他渴望工作,渴望重新能坐到挂着军用地图的指挥部位置。这也许是一位老军人、老将军的人生追求。为了能有这么一天,他和病魔顽强拼搏,听从医生的一切安排和治疗。他在病床上常年坚持可能的读书、听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节目,每天坚持看文件,病情加重看不了时,请家人、秘书念给他听。他常说:“走不到时代的前边,也不能落在时代的后头。”战争年代,他有三件宝:手枪、马鞭、望远镜;在和平的日子里,他身边也有三样宝:收音机、书本、氧气瓶。虽然多次报过病重和病危,病情缓解后,每逢党中央开会,他只要能坚持,就不请假,带着氧气瓶,坐上轮椅去出席。

然而,他没有盼望到正式开始工作的这一天。196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笔者一次和徐海东的秘书通电话,还听那位秘书高兴地说:“老首长关心国家大事,对反修、防修问题想得挺多,最近总说接班人问题不解决好,中国要改变颜色。他还要向党中央写信哩。”后来听说,徐海东确实是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一定要选好革命事

业的接班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位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老将军、“老病号”，多年不做领导工作，在军队和政府中也没有当权的职位，只是国防委员、党中央委员。既不“当权”，更不“走资”，“文化大革命”却硬是把他也当成了“炮轰”、“打倒”的对象之一。

在那混乱的年头，大字报、大标语满目皆是。上班的人们第一位的工作，就是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有一天，笔者在国防部大院总参谋部的大字报栏上，看到了醒目的“炮轰”、“火烧”徐海东的大字报。当时，只是笑笑过去了，认定这是哪一个“革命派”“造反有理”，找不出对象了，又是乱打棍子，乱中捣乱呢。没想到过不了几天，徐海东的那位某秘书找上门来，神态自若地说：他们开始揭批“老病号”了。问他根据什么，他神秘地说“老病号”（不再称呼徐海东为首长了）被“上边”点名了。这个“上边”是何许人也，秘书不肯讲明，看来也不便多嘴了。秘书最后还说“我们要紧跟，不再当老保了，要参加揭批呢”。话虽然说得不那么硬气，听来“老病号”也会有麻烦了。不过，笔者当时不担心，确信徐海东老将军不是“走资派”，也不会是什么“三反分子”，更不是“内奸”、“叛徒”。

善良的愿望，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都是被看做“右倾”、“保守”思想的，都会受到批判。像许许多人一样，徐海东老将军自己也想不到，后来他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床边开会批斗，门外经常有“造反派”呼叫，总参谋大楼里外，贴出一张又一张的大字报。步步升级，后来居然看到一张大字报，在徐海东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上了××，这是文革中大字报打倒一个人的主要标记。之后，笔者有一次独自悄悄走到观音寺一号门前，想去看看敬爱的老将军，却被拒之门外。直到1969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从报纸上、广播中才看

到徐海东同志又“亮相”了，而且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在党内传达时还说，毛泽东主席出来说了话，又一次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事情好像真相大白了。谁又会想到，过了不久，听说徐海东又被打倒了，又一种说法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更令人费解的是，这年的冬天，林彪发布了一个“一号命令”，把在北京的许许多多老元帅（包括朱德、陈毅、徐向前等等）、老将军、老同志，都流放到外地。徐海东这个“老病号”，被发配到河南省郑州郊区。在一个干休所阴冷的屋子里，他受尽折磨和屈辱，1970年3月25日，含恨而死！……

礼堂里哀乐停了。大会终于正式开始。人们翘首向追悼会台上看去，邓小平和党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一双双目光，聚集在邓小平同志身上。这时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沉痛的宣布平反昭雪大会开始，并向全体发出起立的口令，带领大家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死的徐海东等九位老一代革命家默哀。一位外国作家称之为“打不倒的小个子”邓小平，是中国十年动乱人民灾难的一个象征，又是中国人民的希望。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力挽狂澜，企图挽回“文革”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提出了要认真贯彻执行“安定团结”的方针，各方面要“整顿”等等，结果第二次又被打倒，被罢免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之后，又经过重重磨难，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了。现在，他顶天立地，站立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他在抓全面恢复生产、恢复社会正常运转，正常工作、生活的情况下，又关注处理冤假错案。今天他亲自出来主持为徐海东等平反昭雪大会，使人们对他更加敬佩。

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中说：

徐海东同志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最好的

学生、我党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

徐海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要学习他大公无私、襟怀坦白、爱憎分明的工人阶级高尚品质；学习他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风格……

追悼大会结束了，人们纷纷走向主席台前，向徐海东等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

徐海东的夫人周东屏、儿子徐文伯紧握着笔者的手，十分亲切。他们已听说过，“文化大革命”中，总政治部被当成“阎王殿”彻底砸烂，总政治部的干部都被搞得七零八落，原以为笔者这个“文化人”失魂落魄，没想到又能相逢。周东屏悲伤地说：“海东没能熬到今天，他在最困难的时期，还说不会死，不能白白死去，要等到有一天……”

徐文伯说：“爸爸至死明白，是林彪害死的……”

走出会场，笔者随处听见人们在谈论徐海东，讲他是“虎将”，是“窑工”。也有的叹息说：“莫名其妙，真是莫名其妙，这样的老将军都打倒了……”笔者这时突然联想到 60 年代初，在大别山里听到的一个故事：

那是在 1932 年。红军第四方面军反围攻失败后，大部队西去了。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率领一部分红军队伍转战在大别山区。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采取拉网战术，大军在前，民团在后，步步清剿。他们的口号是：“住尽山头，杀尽猪狗，见人就打，鸡犬

不留。”一天民团的一个大队，在一个山沟沟里，把许多村庄的妇女、儿童、老人都抓了出来，集中在村子外广场上。反动派架上机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硬逼着人们说出谁家是共产党员、谁是“党婆”、谁是红军的伤病员。他们狂叫着：“再不站出来，就把全部人杀死！”这时小孩子哭泣，女人们落泪，眼睁睁又是一场大屠杀。就在这时，山头上响起一阵机关枪。人群中有个孩子大声咆哮：

“徐老虎来了！徐老虎来了！”

全场的人都跟着高呼：“徐老虎来了！……”

刹那间，敌人的队伍乱作一团，恐慌万状，向山沟里乱跑，乱开枪。这时候，被捕的老百姓跑走了。

这个故事是否有点夸张，笔者没有去更深入调查研究，有一点是可信的，那就是敌人害怕徐海东。就是他成了一个“老病号”，他还是“徐老虎”，他还是徐海东！

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

这样的战将，永垂不朽！

第二章

他不是出自名门贵族。“臭豆腐”、“泥巴人”，是真实的童年人生

—

“大别山是英雄山，大别山里出好汉。”这是孩子们唱的儿歌，也是真实的历史写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培育了无数个英雄豪杰。徐海东将军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湖北省的大别山区，每户人家，不管境况怎样，屋里也少不了几件陶器——缸、盆、罐。那种用黄土烧结器皿的方法，从原始社会一直延续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也不知打哪个朝代起，制作粗陶的烧窑人，就被叫做“泥巴人”、“窑花子”了。徐海东就是出生在黄陂县（现为大悟县）这样一个“泥巴人”的家里。

黄家老窑，是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小村庄。村庄里有一座土窑，由于徐海东的祖祖辈辈在这里制坯烧窑，这里又被人们称做徐家窑。徐海东的父亲徐重本从小就和泥巴滚在一起。没有听说过徐海东母亲的名字，只知她娘家姓吴，人们叫她吴嫂。徐海东出生那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了。乡里村头有句俗话：“四十九，